

悼 浴 日

張鐵君

我認識浴日，是四十二年，爲了要研究揭曉兵經，無處可購，也無處可借，據友人說，浴日所藏兵書甚多，特托卓宜兄代爲先容，當即慨然允借，不過我已由他處找到了。爲了這一點書籍關係，浴日就來到我處暢談，因此便成了好朋友。

我與浴日過去雖未見過面，但在報章雜誌上，彼此的文章，大家均已讀到，尤其是他的克勞塞維慈及孫子兵法新研究等出版，我早就拜讀過一遍，因而精神的交流，早已有的。後來的一見如故，不是沒有原因的。

四十二年浴日來信，要我爲「戰國雜誌」寫文章，我因爲不懂兵學，不敢應命，但浴日認爲從理則學來看兵學，反而更爲深刻，因爲他知道我認爲國父的理則學是統括辯證法與歸納演繹等邏輯方法所構成的，一再要我發表意見。不得已才勉爲寫了「制權三論」三篇文章，發表於「戰國」，這就是「權度論」，「權謀論」，「權變論」，每送一稿，浴日皆來函極爲讚賞，因他這樣的鼓勵，我於是對兵學才更引起了興趣。

浴日最好客，當然大家都很窮，不得已常用聚餐的方式請我們研究有關的朋友。每一次談話，浴日均議論風生，發表他對兵學上許多卓越的見解。

「孫子特刊」發刊前，他一定要我寫一篇，我對孫子是門外漢，特寫了「孫子十三篇祇是一個變字」一篇論文，不料他又加以稱讚，並排在首篇，使我驚訝不已。於是我研究謀略學兵學的興味，被他引起來了，當然

我的研究，沒有脫離了我的理則學的基礎。

後來我想將鬼谷子研究整理出來，他又要我發表鬼谷的掉圖研究，因爲掉圖疏要一篇。不料這一篇論文竟有若干雜誌要求轉載，而且許多訓練班都翻印作爲參考。浴日有一次冒著雨來對我說，「戰國」爲了這論文，生輝不少。那一天我們抵掌談兵學，竟談到半夜，他才回去。我們得到的結論是：「共匪的辯證法戰國，是打「矛盾」，我國的兵學是打個「一」字：這個「一」就是「太極」，我們意見得到一致。

提起這個爲人誤會的「太極」，牠實是在我國幾千年來的謀略基礎，由這個「一」生出了「體」與「用」，生出了「機」與「勢」，生出了「奇」與「正」，涵蘊了謀略上的許多智慧。竟被人視爲復古的象徵，彼此均不免浩然一歎！

我近來正在做一本「國智論」，想將胡林翼的一讀史兵略」整理出來，後來才知胡著是從通鑑抄來，而且抄得不完全。浴日來我處，看見我正在研究，他又要我寫文章

，我因太忙，沒有答應他。不料這一次的晤面便是我們最後的一次了。今後再要找一個人和我談談兵學，談得那樣的深，恐怕很難遇到了，我早知這是談到此一面，我悔不該不答應他。

我聽到浴日的死訊，是在鳳山，因我那時到鳳山去爲大專學生預備軍官講學，王副校長寓農告我，浴日死了，當時第二點鐘課，我幾乎說不出話來。人類的死，竟是這樣容易的嗎？浴日怎麼可以死？不僅他的太太小孩需要他，在反共抗俄的臺灣，要研究兵學，也需要他，他的戰國雜誌，也更需要他，他怎麼可以死呢？然而他畢竟死了。假若世界上真有個上帝，上帝爲何要浴日脫離這個世界上難的人說：「類淵命短，盜拓長年」難道上帝就這樣的安排人類的生命嗎？

浴日爲人，極爲誠樸，刻苦，真是一個爲公而忘家的人，從他的談話中，他看過的兵書却不少，去年他計劃要出版一部「中國武庫」，他有的

兵書，許多軍事機關還找不到的。然而這一個計劃，又有誰來完成他的遺志呢？

我人生最難得有幾個學術砥礪的朋友，我的生性非常孤獨，而且我也沒有幾個好友，居常祇有浴日常來看我，今而後我的兵學的研究，已沒有人來相互的討論了。高山流水，難遇知音，不僅是我個人的損失，也是兵學上的一大損失啊！

浴日死時，我在鳳山，焚骨之日我又南來，不僅不能親臨潯弔，連慰問浴日夫人的時間也沒有？回想起來，可爲寒心。現在寫此文時，此身仍在東港參校。窗外蟲聲唧唧，四野茫然，落月滿屋樑，猶白髮日增，身體日頹，一個孤軍奮鬥的命前途，更日愈艱苦，一個孤軍奮鬥的「我」，又能活得幾時。然而生存一日，仍祇有苦悶到底，浴日！浴日！我決定繼續你的意志，爲我國兵學開闢一新的道路，來貢獻於反共抗俄的三軍將士，謹以此言，獻於我的死友李浴日兄之靈

張鐵君於東港參校之深夜